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世熊

元仲福建寧化人釋名寒知寒支初集

與林守一

暮春抵秋、嗣音邈然、風塵梗阻、槩可知矣、七月內接手書、云兄欲薦某自代、某為慙歎累日、故人厚幸、欲令朽枿、敗株、蒸芝、呈瑞者、則不如使醜石、乖崖、被蘚、

自蔽矣。其一亭如掌。滌帶溪流。春夏漲潦。筦鑰遂付。魚鱉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踵來。前客負而趨矣。意緒窘淺。竈下兒度之。以爲鄙拙也。故人知我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平世之常談。某不爲此引嫌也。黃石師四詩。曾倚和之乎。烽火載道。絮炙皆累。欲走梁山。一慟無從也。惟臨風號咷而已。

答周櫟園先生書

相其用筆似規模佛乘家言而爲之者坡公小品中多此種然蘇則竟用佛乘體元仲則仍文人之筆也

近來主張宗門者力掃語言文字是自家推出一重障碍山也

不肖往爲俗儒。今爲俗僧。如失道逋兒。驟入異鄉。循籬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鄉。無指導歸宿者。此兒立填溝壑矣。然此逋兒。或有天幸。倏有長老。習其鄉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其故業。呼而慰之。遂於異鄉措置安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兒於鄉老。何機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於不肖。蓋由俗儒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措。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已腐而不靈。詩賦之壇。復志焉不逮。然而鄉人述之。先正引之。卽道師亦道之。如實有文行焉者。事卽不

文殊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語言文字亦何負於宗旨哉但恐諸方運糞入不能運糞出耳以文字三昧回嚮般若須是世間好男孛始得

虞何遂至此。乃知漚花影內一切聲聞色相悉是幻妄。構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為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芽抽變。此與雨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僅以不立文字。立教引人。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

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瞻注。伏惟珍重。所委壽言。閤毫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韻致豈能相屬乎。勉強應命。亦自彛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別示廣搜文字。喪亂以來。水火盜賊。四經殘毀。及皈空王。益不存憶。下問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肖非所以程賢。亦何敢妄有衡論也。臨楮瞻溯。

答黎媿曾

尋常酬答中有此妙草妙墨真異樣奇珍
粵寇蹈籍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某已辭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耄。踰險偷生。烽烟

樹欲靜而
風不停僕
本恨人心
驚不已

逼戶入視。菽水無恙。雖造次間。猶灑然也。今日耄父。子影於前。疚兒被縗於後。號則父傷。默則衷裂。同一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霄壤。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徂秋值此。山廩不克。老母猶市酒一尊。剝雞子一枚。瓜子一盒。呼賜不孝。曰維兒良辰。式食庶幾。祝兒百事團圓。宜子宜孫。如斯二事也。慈言縈腑。美踰千駟。何時忍忘。今乃剪楮。焚篆。進遠朋之錫。望空而泣。奠悲夫。悲夫。貪此食息。何爲乎。先母墓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視。自

避寇來曠省。越月蓬蒿鬱長。狐兔縱橫。造物旣奪人。所生卽尋常。掃塋猶多方。阨阻古之狎。擾豹狼。扳涕松壠。卽極酸楚。可不謂天幸乎。灑涕之餘。畧展新集。浮香隱秀。欒棘爲舒。吾汀自鄭仲賢後。風雅喑啞。七八百年。謝披啓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字。正恐盛名累人。他日欲益不得耳。三都自足千載。謬謂玄晏引重之。玄晏之言。具在閭薄。不振以弁。三都不亦惡乎。况於不孝。五內崩摧。心毫不續。啁噍之響。更無常聲。以此冠玉。譬薤蒿而倡。絲絃。經苴而導。

文錦也。觀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俟收召魂魄。當試爲之。未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祈鑒離憂。

答雷震專

三年濶袂。萬事崩裂。每接良友貽言。如聞雲中之瑟。雖破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淒苦。楮毫泫涕。若或使之矣。別來寒縮如蝟。乞爲白額之牛。亢鼻之豚。猶慮不免。兄乃狎虎豢狼。搖丸弄矢。哲愚度越。如霄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悞用其才。遂櫻楚毒。自史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巧。乃執狙。今古所同戒。

矣。承委以列傳之文。生平爲叙事之言。蹇澁不暢。向曾爲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怒索還。潤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詛誓不爲傳誌。亦適得藏其陋。拙耳。然紀敘如兄韻言。時見可。以死矣。何庸懦筆晦其昂。藏使威靈叱唾乎。教來某。正苦瘡旋有瘍。兒之變。繼又婦病濱危。苦海漂人。生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娛嘯雲間。俯視吾徒惡業。不啻彼蒙難時耳。輓詩妄踵來韻。獨不敢爲諛死之詞。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開悟。不與鷲猛程能是某之。

迂愚也。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紡授堂集

與卓珂月

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爲髫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况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

珂月與弗人並時真可頡頏

幾爲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足下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足下之爲詩歌爲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爲而相戒爲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爲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爲之而愴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爲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

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寘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感感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翱翔而出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乎？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摺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

即虞卿當
日未必如
是而立論
不可不如
是

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足下以爲然否。

與申青門師

真情一一
寫出便成
至文

告在究竟
與佞師不
遠

性不能諂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一筆媚人。末世子弟狎於佞師。稍一引繩。則慍然見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其子弟。旣不能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徇。則不能直行。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顯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載色載笑。而中實鬱鬱。凡此皆加疾益疾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視。鬚眉業已皤然矣。

與林守一

獨創之言
從前未發

聞足下再游吳越。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叙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日中。皆足以礙人之氣。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惛惛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足下往矣。雖不以交游。且以游獲交。雖欲不交。一人終不可得也。慎之哉。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 於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

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 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

歛衽頓顙謝。異撰 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涔涔下。

至謂母氏得徵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

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卽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彤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

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旣不長於叙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旣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

與張友有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僕謂唐之能爲詩

數折而下
一語竟住
章法之奇
從左國諸
家得來

說得大驚
小怪真異
樣奇文字

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

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卑。至今日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今日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今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閒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逡巡囁嚅。趨趨蹙蹙。靡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曳足木天。遂有館閣二

不盡其辭
使人自得
於言外

字橫其胸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縻。則
搖手相戒。以爲判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
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
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
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剡
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
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今日之詩。之所以超
然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也。屢下工
於詩。其以予言爲然歟。否歟。

與丘小魯書

上下百年
來文章雄
杰應推此
君

近况何似。來書謂在愁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著
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健中正。不知增多多少風流興會。
未必於靜功無損也。新房稿殊少佳者。此輩束之高
閣。旣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吾日子。聞吳
人有戰蟻之戲。界色別類。揚旗分壘。使之列陣而鬪。
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讀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
目於猥瑣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

與余賡之論作令

論事之文
不獨難其
質雅更難
其辣

宣城夙稱善地。風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吳下
佻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北之間。故其
民醇。聞彼地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
邑之掣肘者多。未可以臥而治也。昔人云十年宰相
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
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稍有展布則全活
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云民情吏
况無復可着手處。此語亦不盡然。夫苟以清正爲主。
我能一毫不取。無論不必狗士紳。卽貪戾之上官亦

摹寫備極
醜態然實
有不盡於
此者

不至求多於我。弟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
奔走如頤指之僕隸。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
臺。縣官倩人排設。直指公燕會。縣官身坐庖厨。蒸鵝
蒸鴨。口含人參。獻裳獻裘。手授刀尺。甚而僚友相伺。
彼此相給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予嘗謂使今之爲長
吏者。以其奉事上官之精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
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爲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
面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諸媚伎倆。
然恃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

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似謂一清字而爲官之事。止此無乃太自菲薄而非吾儕所以自處乎。弟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我之半身。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兄得十分行意。得志澤加便。與弟自家做官。何異乎。

與陳昌箕

詩者。其人之史也。詩以述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至其地而交某人爲某詩。遊某山水爲某詩。以某事

與某人唱和聚集爲某詩。且入其疆而其風土之豐瘠。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具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嬰。鄭之僑。衛之蘧。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遊。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強爲之詩。夫相見以爲脩。驚之費。餽遺以佐筐篚之實。讌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鑽核者。揮金如土矣。河麋微燠。

詩之不必
爲者多矣

上者可以
養高次者
亦可以遂
願

者烏衣王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賊污狼藉。皆
羊不入廐粟不入懷矣。雖重賦民流醉人爲瑞。皆陽
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
之董宣。破柱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
網泣罪民。自以爲不冤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巧於
當事之顯人爲甚。聞足下將遊清漳。足下故善詩。而
好交遊。其地選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
人。選其事。而爲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慎毋得已而姑
爲不得已。而強爲之也。

陳鍾璵

石丈福建晉江人
密菴初集

答張麟符

僕思學問上須尋性命不易之理。次則究國家有用
之業。舍此俱是簡策上生活。不足多也。今人塗抹口
耳。寫得數語。清通便自爲慧絕。豈有太上之想。或偶
出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子瞻所云龍肉也。

與人

老莊纔了得一二分。他只說得灑灑落落。其實到頭
總用不着。要知此中有大把握。非徒以灑灑落落爲

也。若涉世上。他儘了得十分。

春秋之事。如淒風苦雨。作春秋之志。如景星慶雲。

林之材 伯棟福建晉江人

與樂園夫子

公欲為 材 娶婦。此甚不宜於 材也 材 之婦。須自天降。

與庶。可無親戚往來。即天降矣。亦必如董孝感之婦。

月織縑三百疋。又必如謝端之螺女。日日為 材 留食。

而臨去。又留穀儲粟。粟常滿。始足 材 衣食。不然。即梁

伯通。陳仲子之配。能偕隱者。自 材 視之。亦尚蛇足也。

陳奎輝 克韞福建長樂人 金碧集

與人

韻趣不衰。達人亦多幽人之致。戴月披星。靈雨春郊。

中不減。山林景色。文移讞牘。疑難開發。處可當文字。

風流在。以有心對之。莫放過耳。世間蹉跎人。出處漠。

不關情。雖日置丘壑中。有何意味。

林 嶠 小眉福建莆田人 奚道人初集

與夏彝仲書

不肖落落姓名。未嘗一挂鄉人之齒。狂不自己。遂

投書於先生之前。山野之人。肆其狂言。不意先生能
少容之。一歲之中。口我不置。卽平昔交遊。亦有相知
未盡。一旦得之先生。此豈流俗所稱知己已哉。自念
少長爲文。亦經幾變。譬之字學之家。朝習子敬。暮習
元常。求其屈折點畫。一一肖似。得乎僻左之地。旣無
師授。終年濡首。自苦難周。時從鄭牧仲前。請曰。文章
之道。如何得躋古人。於是踞牀引臂。刺刺不休。燈青
火白。紛吾左右。而媚亦自喜。有一言之得矣。然而文
采不彰。聲名未立。誦考槃涉澗諸詩。則又淒然不能

小肩負奇材以千秋自命。惜年甚少。竟不得死所。而遺文狼藉。竟無有爲之收拾者。每念之輒爲悲愴。

終卷矣。丈夫得志。自當日馳數百里。捨馬步行。相其
戰鬪攻守之地。不然亦須治十數大郡。各盡所懷。以
少効其施設之方。至於薄酒短歌。以自終老。雖云時
命。徒自安於無能之分耳。媚之伏處自嘆。亦旣有年。
語曰。後時歌泣。耻累君子。一旦引而進之。毋累先生
知言哉。莆陽距安昌。道不滿二百。秋冬之交。當一趨
見。但恐學問粗疎。無爲受教之地耳。

釋道盛

覺浪和尚福建浦城人
天界禪師全錄

示室中諸子

古德只要
與人盡情
翻轉習氣
故設此榜
樣

善學魯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
不亂。今人動輒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
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爲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
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
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錫之
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
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
也風寒暑濕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
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

覺公開導
人處最透
最醒

命是存。却似個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參禪慕
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
斷。使能撒手。甦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
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
性命哉。能行如此。巧兒行。則又無事。不可爲。無厄不
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
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皈命
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
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

我正在行
糞草行

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惜。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
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取。法。一。二。於。此。者。乎。卽。知。識。
亦。須。別。具。手。眼。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
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脉。不。
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
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與其居士

庚辰

居士各人本分事。不假借分外一毫也。平日不依名
利恩愛。則依文字理解。不依文字理解。則依玄妙知

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依。通。識。揣。又。安。能。蹋。翻。聖。
凡。生。死。窠。臼。顯。發。本。分。機。用。哉。如。近。來。江。北。富。貴。之。
家。流。賊。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
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
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住。破。屋。用。惡。器。損。其。容。貌。歛。
其。儀。態。痛。恨。人。叫。老。爺。相。公。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
好。欲。索。他。珍。寶。傷。他。性。命。也。卽。貧。賤。人。平。日。喜。富。貴。
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
叫。喚。馳。走。何。故。恐。殺。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時。

說得冰冷

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尚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陷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域中。聞解脫法。參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惑哉。

與其公

世間法。牢籠麤。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礫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礫食。亦不解脫。竹

披公點鼠
賦意亦如
此

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壞。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撞破籠。嘗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卽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逼直。眼緊閉。鳥大悟。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已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埋葬之。因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

說得冰冷

之富貴珍寶。祇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尚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陷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域中。聞解脫法。參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惑哉。

與其公

世間法。牢籠麤。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礫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礫食。亦不解脫。竹

坡公點鼠
賦意亦如
此

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壞。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自又不能撞破籠。嘗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卽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逼直眼。緊閉鳥大悟。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已僵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人悲嘆。欲埋葬之。囚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

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場安得我絕後重甦。輒飛去。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以不求入人牢籠。而人干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入心。如死猫頭。自無人著價。何知希之可貴哉。

與某公 癸酉

梅惠連寄書竹關曰。世界為紅爐。逃在那裏去。不如香烟上瞌睡者。

昔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梅長公曰。請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在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而救濟之。將來畢竟如何底止。勿以機鋒見示。幸明

善談禪者如演小說。則善作小說者亦是談禪。

白一提醒之。予亦好笑。乃以手作樣曰。太初之時。如一錠大圓寶。相似。梅公疾點首曰。開口便就鈔了。予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及斬碎來用。却塊塊是精底。或人見其太好。乃過一道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尚可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銅。是八成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子氣矣。梅公曰。然則如何處之。予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煉。一番使那銅鉛鐵錫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十成本色也。

欲免造物
毒手須受
和尚鉗錘

以介曰聚
石點頭待
川取影何
如呼起古
人讓我批
斷
原評云余
讀史幾十

年來未有
括解及此
者可以便
項將軍下
拜龍門生
叩首九原
也

覺公數讀
惟此首不
屬禪宗然
禪宗正復
在此

梅公曰。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予曰。不下毒手。則造物者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梅公與李家宰諸公相顧曰。噫。不知我輩還有能跳出此造化之爐錘否。

與其

古今文章之士。似與道德性命無甚關係。然而往往有為乾坤吐氣。若無此一筆。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傳於天地間。此誠所為不朽盛事。非虛語也。如太史公文章第一。不必論論其傳項羽一

段。昔人謂高帝大風歌與霸王垓下歌。各自寫出帝王興衰氣象。蓋謂其語足並也。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此際亦何暇更作歌詞。卽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首二句轟轟烈烈。感憤千狀。是造物之逼殺英雄。直使風雲失色。而天地無光。後二句怨極悲極。到此處。饒他蓋世好漢。至於無可奈何。只有一悲憤。以作結局耳。此與下文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正

相映帶然後將英雄喪身失命時一段氣槩譜出全神而文章之事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矣

與紀伯紫居士

甲子

杖人嘗與梅長公云真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真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如此世界在吾子亦可謂備嘗其風味矣可能謂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者乎果遮世界能磨滅其人乎速須猛自提起勿一差二悞尋救手不着也如作巫師人要去捉鬼先要有藏身法使鬼捉我不得則可自古未有不立身於不可勝之

地而能勝人且不爲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爲生死所侵處終無以自勝也况我期子有向上事在可不破釜焚舟以自圖之

陳

衍

磐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

答徐存永

文章書畫於才法雙擅而後有光燄既有光燄又欲其老且拙焉方可傳夫老且拙者非黯然狹齷齪之謂也第就光燄中磨洗一番去其刺字嫩句而已

此衍點綴是編之意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吾兩人。日日促膝。便得一吐衷曲。不少迴避。作者忘其工。觀者忘其陋。相知在形跡之外矣。

答方道衡

聞欲注春秋繁露。此書氣魄不似西漢。六朝人好偽書。或其一也。然注疏極難。如仁兄之絕學。則可不然。豈能措手。蓋海內民俗風土。皆當覈實。不但經史。綜博而已。王荆公注豳風。以八月剝棗爲剝其皮。後過鍾山。見民家以杖撲棗。始悟其非。洪慶善注九歌。以

撲棗用剝
字極古雅
剝落也

櫛鍾爲簫鍾。後有蜀客。以廣韻示之。始知櫛擊也。與上句絀瑟正相對。蓋緣原文字錯而謬承之也。朱子注伯牛有疾。發許多腐論。亦身未至山東。不知北地人家炕床。皆置牖下者。伯牛所居。未必寬敞。牖下臥疾。夫子卽自牖與訣。時當遑遽。情勢必至耳。若如朱子所見。覺聖人舉動。費無限周折。豈非隱怪之流。亞乎此四方風氣。皆所當知。而本文亥豕。尤當讐較。若夫李善精詳。不無遺脫。師古警厲。乃有重複。故注書大非易事也。至於郭象注莊。劉孝標注世說。酈道元

注水經。皆另出機軸。妙絕今古。或傲其意可乎。承開誠下問。篤至感人。謹陳所見。不敢隱藏。伏惟鑒亮。悚息。悚息。

李陳玉

石守謙菴江西吉水人
退思堂文集

與友

士君子。亭亭矯矯。要為人所畏。無為人所鄙。夫鄙何來。持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

示子弟

握管控絃。不過貞烈之門。囊金韞玉。不入彝齊之室。世間污穢之事。猶來耳邊者。必我之質地未淨。故使人猶得而意之也。臨深履薄。可無惕然。

與門人

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薰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退。可大可小。可卷可舒。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復朱爾兼

我輩生性喜著書。著書又苦無殺青之資。所以日就。

散佚使天下後世快心人恨不一見亦缺事也僕弱冠時曾有數種書思得一當時之士爲之行遠而開口告者百無一人積漸數年原書俱亡矣筆談墨藝頗無虛日不自愛惜隨手飄落化爲酒家醜甚多頃見尊刻觸我舊時之痛極思以此身作當時妄想中人爲台兄一了此債

與人

君子舉事無爲人所激孔明適吳知孫仲謀可以言詞動也故詭其對而仲謀砍案矣若夫公瑾則不然

公瑾迎幹一語已逆折其氣幹留連宴飲終無所言心折公瑾矣稱瑜雅量高致公瑾不爲幹動幹反爲公瑾動也

蔣幹往說無從開口還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動夫曰雅量曰高致必非言說可知魏刺客與先主語見孔明踰厠而走此豈有聲響之接哉真氣相逼姦形自漏子瞻乃備載公瑾蘇張諸語以爲蔣幹折服在此也蓋亦謬矣夫惟言詞難動然後不爲人激不爲人激然後幹事貞固故雅量高致不過沉著堅定而已

與孫武遷

相文之法雲漢忽熱北風忽涼儻然而接見其鬚眉

冠服焉。十行之外。見其寢處。知其嗜好焉。是故能刺我。曠者其人。魁杰能移我情者其人。俊遠能約我視聽者其人。賢聖物之相遭。在乎無意。而意動。蕤賓之出。爨下之響。我之忽熱。忽涼。是其人之天相遇也。余嘗以此相邦國之士。遲速不同。十射而九中焉。夫天下之大。天下之士之衆。法亦應無踰此者矣。

與人

范文正以天下爲已任。一邑之事。有時尚不能任。安問天下哉。客曰。范文正亦只作秀才時如此。此言雖謔。令人猛省。

與陳敬輿

代而晚。今士鮮淳訥。浮夸自炫。譏刺爲能。尊已而卑人。黨同以伐異。是故言名士。屠沽市販也。言社探。丸擊毬也。言詩言文。長竿遠牘也。言派頭。言門戶。渡江之道。人選夫之女子也。甚而恣肆刻核。一切妄作。野史邑乘。雜記條考。種種無忌。口舌示雄。尚不識尊親字。其爲處子也。譁制諸姑。他日爲婦也。必賤惡於諸姒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斂。視天下

之事之難。不敢妄說也。仰視屋漏。自譏者多也。行無一寸喙長三尺。所必耻也。胸未忘利欲。而高舉仁義。所不敢也。內行多缺。而言性命。言氣節。能言之。鸚鵡登塲之。罟國也。一畝之宮不治。談經道濟。數他珍賣。偽方也。故取士於今日。必以獨行無時譽者。貴以墨墨無口。匏者真。而其人。之文之品。亦大略可見矣。

示兒

凡人氣象語言。必要與從前絕不相似。乃為變化氣質。如伯恭之。卞急忽然和緩。周處之。強暴忽然沉摯。

家塾各寫一通為子弟座右銘

若舊時氣習。一毫尚在。仍是鷹眼。可憎。狐尾未斷也。此有四鍊法。一遇熟境。作厭離想。一遇熟人。作恭敬想。一遇熟事。作莊重想。一遇熟知解。作劣惡想。

與朱吉人

弟嘗謂文章一道。惟三種人。五臟六竅。便於涌流。其一為孝弟之士。天下至文。性情而已。若夫至性至情。吉祥所集。天可老。聖可孩。鬼神可泣。六經之作。大抵皆孝弟之流液也。其一為謙下之士。和順積英。虛聽多聞。師友所集。百川咸歸。黃中所以象通理。柔嘉所

讀此則臨文下筆時先須自問是何等人是有功名教之言

以咏清風。蓋文爲風性。異爲風鑰。謙者異德之光華也。其一爲真素之士。巧者氣僞。可驚四筵。未可以驚獨座。奢者氣淫。風雲月露。取之外至。而內流者。不出陶淵明。韋蘇州。不過一真率耳。然困于古學人。若反舌無聲。豈非濃可至。淡不可至乎。是故君子清潔以養神。廉靜以治氣。躬修德行。以實其言。而昌明其理。不求爲文。天下之至文生焉。足下於三者備矣。

示兒輩

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臯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濶。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其人生。一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時子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輩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

後生小子
不可不戒

今人文字
動欲占地
步讀此愧
死

何必傳之業。徒為長厚所譏。為記此以戒爾曹。此輕
薄之習。願汝曹無相效也。

復葉耀仙同年

作吏至今日。豈但牛馬弟。硤确之器。襪線之材。每一
退休。一迴痛哭。向時作秀才。恨不得一官事。主今業
已事人之事。而懷想。羹粥時風味。有如隔世。望松菊
圖。史真天上之樂也。

結隣集卷之二終



